

天柱山地方特色文化守护者

——记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和志愿者曹恒友

□ 记者 熊兴田 通讯员 马天河 文/图



天柱山幸存古树



贞修庵残迹

作为一名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和志愿者，一直深深地热爱着他生长的天柱山这块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特有文化；怀着对文化工作的挚爱和回报家乡父老的饱满热情，致力志愿收集历史文献，保护文化资源，为天柱山文化的传承发展奔走呼吁；今年已66岁的他，长年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不求名利投身文化，自愿担起了传承保护天柱山文化的义务，对于天柱山地方文化的保护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一名普通的“文化志愿者”——曹恒友。

源于热爱与责任 义无反顾细心收集

天柱山，亦名葛峰山，位于峄城城区南偏东十五里（现属于峄城区吴林街道）。白山诸峰屏其前，仙坛诸山拱其后，承水自北来，绕其左麓而南流。山虽小而秀，四周峭绝，嶙峋苍翠，平地崛起，卓立若笋，屹然独处，不与群峰为伍，因而被世人誉为“峰县之望山也”。天柱山上原有一古寺，名大佛寺，建于元泰定年间，其东北角建有佛母塔，塔高四十余米，九层，以方砖和楠木建成。天柱山下还建有贞修庵，以供奉观音大士及文殊、普贤菩萨。现存大殿内十棵大石柱，尤以四棵龙盘柱最为精美。其柱高4米，直径0.6米，柱上方为两只凤凰，展翅欲飞，奔向初升的太阳；下面为二龙戏珠，似云生风从，吞云吐雾，一派生气。其图案构思之巧妙，雕刻工艺之精湛，堪与孔庙大成殿之龙盘柱媲美。秀丽挺拔的天柱山和天柱山上的大佛寺、贞修庵、黄家大院等景观和传说，构成了文化渊源底蕴深厚的天柱山文化。

“可能是一种缘分吧，缘分决定我要为天柱山文化保护和传承做点事。”现年66岁的曹恒友，就出生和生活在这个拥有灿烂文化天柱山下。

因为自幼就生活在天柱山，对天柱山文化的耳濡目染，曹恒友对天柱山的自然风光和文化古迹有着清晰的印记。曹恒友是天柱山村的第一名高中生，算是个村里的文化人，高中毕业后参军到济南某部炮兵团，连续5年的军旅生涯和文书岗位的学习锻炼，于1978年复员回乡任教，担任村小学的校长。看着逐渐消失的古迹和被人们慢慢淡忘的历史文化，一种保护古迹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就更加强烈。

曹恒友说：“每个当地人都有义务对我们天柱山的深远文化去进行挖掘保护。从小时候到现在，一听有人拉呱说到我们天柱山、大佛寺、贞修庵的事，我就仔细倾听，并追问到底。”

当时的学校，人手少，任务重，曹恒友就一面做好学校的工作，一面坚持自己学习，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几十年日一日。这么几十年下来，曹恒友访问了几百位老人、学者、以及本村和周边村的群众，邀请本村几位和他一样的热心者，自发进行搜集、研讨、修复等具体的工作，自费购买了几百部书籍资料，无数次到市区文化馆、档案局、文化局等翻阅文献，查找咨询，记录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绘制了三处景观的复原图，搜集、修复了一些碑、石、文献，撰写了3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

就这样，曹恒友义无反顾地在天柱山地方文化的保护上，做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工作，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贞修庵位于天柱山下东2里，现天柱山村内。贞修庵的庄严现已不复存在，原本经历战乱、年久失修的贞修庵在1992年又遭遇了一场大火，如今一派凄凉景象。大殿仅剩下发发可危的东西山墙、三棵浮雕盘龙柱及三棵八棱柱，盘龙柱上的浮雕二龙戏珠，吞云吐雾，一派生气，凤凰展翅依然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其图案构思之巧妙，雕刻工艺之精湛，堪与孔庙大成殿之盘龙柱相媲美。相传这些柱子是在修建贞修庵时从孔府运来的。大殿前的钟楼被烧毁，鼓楼还幸存，但已残破不堪，上下两层，青砖青瓦，楼顶已坍塌一半，上面长满了野草。在大殿前面的青石、碎瓦中，浮雕龙碑的半截碑帽上面依稀可辨“圣旨”二字，在龙碑的东侧，还有半截石刻的龟驮碑座，龟的头部已被砸掉。

“我们天柱山贞修庵体现女性文化，全国女性庙很少。山上的大佛寺，体现的母性文化，全国有佛母的寺院也很少，大多什么大佛，真正有佛母的地方屈指可数，也不过四五个。我们这个地方打造女性文化、母性文化确实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立志为柱山的文化深入挖掘。”站在已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的贞修庵，曹恒友感叹天柱山文化的独特和稀有。

2000年的某一天，曹恒友在村北园上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干活，当他听到山

守望文化留住乡愁，为了一个梦想，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挥洒了多少汗水，用了多少纸墨，消费了多少时光和心血，曹恒友已经算不清了，能看到的，只有他从青春到白头，几十年光阴记录下的沉甸甸的文稿。

位于天柱山下的黄家大院，据传始建于明中期，为孔善人所建，占地120亩，后历经百余年转于刘氏，刘氏曾在黄家大院建有碑文（已无法考证），后至清中晚期，转卖给黄家，在天柱山南黄家林碑中（现已不存在）记载，黄宝寿应为黄家第一任地主，曾任清朝武督位。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剧作家、前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先生领衔创作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的白毛女、大春和黄世仁等人物就有黄家大院以及作者本人的不少元素。黄家大院的可以说自明中期以来时代变迁的活化石。它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必定发生过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故事，有待我们去整理和挖掘。

2013年，峄城区成立黄家大院筹备

甘心付出不求回报

东省旅游局领导在接听热线电话时，他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赶忙跑回家给省旅游热线打电话，说他是枣庄市峄城区天柱山的，这里的贞修庵龙抱柱，是珍贵的旅游文化资源，在全国也没有几个，据他的考证，除了北京颐和园、山东曲阜大成殿之外，第三个就是天柱山了，请一定加以重视。当时省旅游局领导就表示要重视保护，后来贞修庵被列为“枣庄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从学校退休后，曹恒友更是越发痴迷于天柱山文化研究了。

2008年，曹恒友一次上天柱山时，突然发现山顶有块石碑，马上引起他的注意，这块已破损成七块，他把小块拼接好一看，是明兵部侍郎贾三近撰写的《重修佛母塔记》石碑，他就得了宝似得赶快下山找来铁锹和锄头挖掘出来，一块一块重新对接好，最后有一块最大，他弄不动，怕损坏，就马上下山喊其二哥曹恒喜帮忙。在二哥的帮忙下，曹恒友把石碑拼接好，但石碑还是差了其中的一小块，他们就到处找，把满山顶都翻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好在丢失的这块上面没有字。

《重修佛母塔记》石碑字体虽然模糊难辨，但是还是完整的。他们买来一些如石碑大的纸张，打上格，排上行，仿照石碑的样式，一个字一个字地摘录下来，《重修佛母塔记》终于被全文保存下

辛苦付出痴心不改

小组，曹恒友是其中一员。因为对黄家大院的了解和熟悉，当时他就把多年记载的关于黄家大院概况，多少土地、多少房屋、每间房屋谁住的、摆放的是什么，有多少外庄子，每个外庄子有多少亩田，黄家整个家族的人员在哪干的，他把底稿毫无保留地全部贡献了出来。

到今天为止，他现在手中还有收集大佛寺、贞修庵的有关资料，他准备把这两个景点整合一起，写一个昔日的天柱山，无论将来出书或拍电视剧，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去年开始，一些协会组织和名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大佛寺筹建处，计划重修大佛寺，开发天柱山景区。他们纷纷找到曹恒友，向他了解咨询历史典故和文化背景，他就免费地给大家做起了顾问。

“天柱山的传说距今有几千年，我们的先民们也在这里生活了1500年。历史上这里不光有大佛寺，还有佛母塔、佛母碑、贞修庵，体现了对母性文化的尊敬，佛母塔、庙在全国也是很少的。”讲起天

历尽艰辛追寻古迹

来。根据碑文记载，大佛寺建于元朝泰定年间，明万历19年重修。万历19年，也就是1591年，离现在已经426年，很容易能查到。但是大佛寺创建于元朝泰定年不好查，当时他没有资料，没有网络。曹恒友借来《峰县志》，没有查到；向朋友借了一本《中国皇帝》，也没有查到泰完时期是哪一年。后来他去枣庄又买了一本《中国皇帝全传》的书籍，才发现元朝泰定年间是1323——1328年。

2014年，政府委派曹恒友把重修佛母塔的碑复原再重新复制一块，他为了重复制，光找修碑的师傅就十几遍，碑上的碑文，因为破坏，字少了三百多个，他叫石匠师傅按照《峰县志》上记载的写原碑上，石匠老师说写不了，不写字又不行，没办法，曹恒友就自己写，天又热，站着弓着腰，二百多个字将近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写好。

最近，曹恒友又在天柱山上大佛寺的老井内，打捞了一半截石碑，和井上的半截是一块石碑，是万历二十年间重修佛母殿的碑文，碑破损严重，他正在努力修复。

这么多年来，因为天柱山文化，曹恒友接见的媒体记者、宣传部、电台、文化局的人员不下上百次，每次都是他给提供资料、讲解解释，有时一上午他接待好几拨，最多的一次，曹恒友一天爬过六次山。

历尽艰辛默默坚守

柱山的文化的时候曹恒友滔滔不绝。

现在，当人们走进位于天柱山村头，山脚下的的大佛寺筹建处，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虽然这里只有十来间普通的民房，面积不大，但是黄瓦屋檐、白色砖墙、朱红色大门，明亮的院落，鲜艳的花朵，听空谷禅音，悟佛学箴言，到处洋溢着一种别样的风味。这其中包含着曹恒友的心血汗水和付出。

“我个人的意愿和指导思想也就我做人的宗旨，只要是对集体、对村民群众有益的有利的，我都自愿去做，做这些，我不图任何回报，很多村民、家人、友人问我你整这些为什么？忙里忙外也没有报酬，我回答我不图什么钱财，我只图为家乡亲友办点好事，能为柱山子孙后代把柱山文化传承下去。”曹恒友朴实无华的话语，真正体现了一名基层文化志愿者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为原汁原味的保留传统文化做点事，把优秀的文化思想发扬光大传承下去。”